

铁血儿女

KE YANG ZHU

金陵古都，黑云压城，
各色人等做出了与脸谱不尽
相同的表演；

废墟和血泊中，一桩桩
痛快淋漓、悲怆凄婉的故事；

还有那血火中结缘的刻
骨之恋…… **克 扬著**

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这是诞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铁血硝
烟中一则撼人心魄的传奇故事。

TIEXUEERNU

049589

I247.51

4057



KEYANGZHU

TIE XUEER N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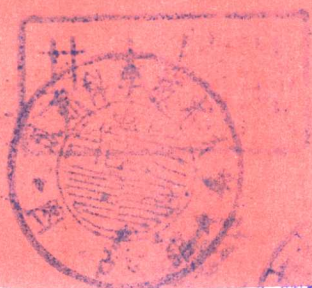
JIEFANGJUNWENYICHUBANSHE

铁血

儿女

I-247.51

4057



F06215

新登字(京)118号

书 名：铁 血 儿 女

著 者：克 扬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(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)

封 面：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

排印者：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

装订者：河北三河县东方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11

字 数：235,000

版 次：199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—5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621-1/I·363

定 价：5.50元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)

责任编辑 蒲 苇
责任校对 吴 汇
封面设计 张江舟

EA 55/14

1937年的11月底，寒流掠过江面，摧凌着古都南京，在那本已惊恐不安的气氛中，再加进来一股阴森森的冷气。尽管此时日寇尚未兵临城下，然而，由上海大溃退所直接造成的失败情绪，已笼罩着全城，无分军民都是难得有笑脸的。

“首都卫戍司令长官部”在城里城外张贴着许多幅同一内容的布告。司令长官唐生智将军，通过布告宣称“确保京畿，固若金汤，各界同胞勿自相惊扰……”然而，此类豪言壮语已经安定不了人心，市民们仍在四向逃散着。

政府当局并不曾有组织地疏散居民，南京也很难有个精确的人口统计。自从“八·一三”上海抗战开始，每天都有大批难民涌入南京，迨至大上海沦陷，南京人连同在南京避难的外地人又相率出逃，城里人还是很多，也很乱，谁也搞不清楚现时的南京到底还有多少人。更有许多热血青年，非但不逃，还组织了各种名目的“义勇队”，协助军队守城，且不管军方是不是欢迎他们。

中国当局确定固守南京，是最近几天的事。编入守城序列的军队大约有17万人，大多是嫡系部队，也大多是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残军。他们一面仓促聚拢，匆匆布防，一面整

顿补充，准备应战。

军队备战，百姓逃难，每日每夜都那么乱糟糟的。当有敌机临空时，人们便就近躲避起来，由守军高射炮队与敌机对战一阵，空袭过后，乱，依然如故。

这是个阴云密布的上午，晦暗寒冷，能见度差。敌机不会来，江面上便有些民家木船穿来穿去，从南岸渡难民去江北。这些民船行动都很警觉，避开军队防地，在城东10里以外活动，一看到岸上有兵或是江里有兵船，都得迅然溜跑。长官部已经下了“封江令”，他们的活动是“非法”的，遇上了兵，船和人都会被抓走。

这些船来路不同，渡人动机不同，收费标准也杂乱无章，到了北岸，乘客与船家就因为船费高低而争吵不休。有一条独桅船，载30余客，每客收铜板两枚，人下得快，船儿又掉头南去了；到了江里，舵工——船老大不时招呼助手：

“留神呀，兄弟，一看到兵我们就快躲。”

“我在盯着呢。”助手应着，“好坏我也吃过8个月军粮，丘八有啥好怕的？敢来找事，老子揍他！”

“使不得，兄弟。”舵工劝阻说，“人家总归是守在这块抗日的，我们对当兵的也要让着些个。”

这位舵工不过二十五六岁，白净的长方脸，是一副老实农民的外表。助手只有十八九岁，微黑的圆鼓脸，有些虎里虎气的。两人都年轻，又都有时事造就的那种警觉习惯，从不在陌生人面前多讲话。此刻儿船在江里，两人闲谈，就从兵讲到了他们自己的种种遭逢。

舵工姓吴名有才，就是江北岸不远的乡下穷人，19岁上

到南京修械厂学徒，满师以后就在厂里当工人。今年秋，工厂迁往四川，他流落在下关码头做脚伕。

助手名叫魏祥，原是修械厂徒工，去年冬因为打伤了工头，逃到苏州当了兵。起头是二等兵，不久被营长选去做勤务兵，提升为上等兵，每月三几元饷钱都寄给多病的寡母了。今年7月，母亲病重，营长给了长假^①，让他回家侍奉老娘。9月间母亲病故，办完丧事，已是身无分文，他也跑到下关当搬运工。现时国民党军队补兵主要靠抓壮丁，那位营长能这样体恤魏祥，在这年头，也算是难得的好人了。

10天前待渡难民猛增，景况好凄惨，却无人过问。吴、魏二人出于一时义愤，便在夜间弄来这只被军方扣留的无主空船，到城东干起了摆渡营生。

船到南岸，从今年夏季发大水冲开的一处堤缺驶进一块大苇塘，这就是他们的南岸码头。他俩把船停在苇塘东岸，准备进村去搞饭吃，刚离船，忽见一个人从江堤上奔下来。这人不过二十出头，中上身架，长方脸的棱角不那么明显，五官清秀，长得蛮俊。但他穿一身军官呢料制服，却又无鞋无帽，头发就像一团乱草，形状颇为怪异。吴、魏二人以为遇上个疯子，而对方说话正常，还很有礼貌：

“对不住，打搅了！请问，二位摆渡是生计所需呢，还是为了济难胞之危？”

吴有才如实答道：“就算穷人帮穷人家吧。现在的难民穷人多，我们只收几个钱修船、吃饭。”

魏祥补充说：“我俩都是穷工人，单身汉，干这个也算

① 旧时军队里的所谓长假，就是脱离军籍的意思。

为穷难民做点好事。”

那人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二位也是爱国的穷朋友。我也是穷人出身的军官，同日寇作战多日，现在突然被国贼逼到了路的尽头，才来打搅二位朋友的。”

魏祥是急性子，也爱打抱不平，因道：“小哥，你同鬼子打过仗，该受保护，怎么还有人难为你？你把难处告诉我，管他什么贼，我帮你同他拼！”

那人悲愤地说：“来不及了，况且我也说不明白。国贼是最坏的官匪，一会就要缠上来，为了避免殃及二位，我把话说完就走。来，这身军服送给你们做小孩尿布，上衣口袋里还有点钱，算我为难胞付了船费。我只拜托二位一件事，把我小本子里的字，请人抄写贴到新街口去。”他说罢就脱下军服，只剩一身薄绒衣，转身跑上江岸，大喊道：“小人除，还扯谈什么抗日！真恨我不死在东战场……”话未完，便纵身一跃，吴、魏二人看不到他了。

魏祥惊呆了：“糟糕，他跳江了！”

吴有才跳上船搬来绳团，边跑边喊：“快救人呀！”

“我水性好，我下去！”魏祥边跑边脱棉衣。

他俩奔上江堤，眼下正是漩水窝，江水在翻滚旋转，人不知被旋到哪里了。魏祥腰里系上绳子，扑通一声，一个猛子也扎进了漩水窝。吴有才抱紧绳团，焦急地看着水面，他没有钟表，说不上时间过去了多久，急得一头大汗。忽然，入水绳子沉重起来，他赶紧收绳子……

人，救上来了，当然是昏死状态。

吴、魏二人把他抬上船，揭来烧水锅，扣在舱面上，让跳江人腹部压着锅底“控水”，这是当地人急救溺毙者通行的

土办法。魏祥下舱去擦干身子，穿上棉衣，完了再爬出舱口。跳江人肚里的水“控”出来了，人还昏迷着，呼吸似有似无，脉搏很微弱，只是表明还没死透。他俩把他抱下舱，脱掉湿绒衣，用烧酒周身擦一遍，再用棉被包上。他们就会个“控水”土办法，用了又无大效，两人都发愁了。

这两位小船家都是一副热心肠。要不，他们也不会冒险窃船渡难民，更不会在这么冷的天气里下水抢救一个不相识的人。魏祥把跳江人军服拿上船来，从上衣小口袋里掏出一包钱，一个小本子，还有些硬纸片片。纸片上字迹不清，小本子里的字，他俩能认识一些，又不懂是什么意思。钱呢，共有73元零14个铜板。魏祥把东西放回原处，感叹道：

“他有70多块钱，拿到乡下能买20担米，够8个人吃一年的。可他在跳江前把钱交给我们，做难民船费，凭这一条，就是个响当当的汉子。”

“好人无好报！”吴有才愁眉苦脸地说，“我们要赶快把他送进城里去，想办法抢救，放在这块要误人家性命的。这么好的小汉子，死了多可惜呢！”

魏祥道：“城里乱得阎王小鬼都不清，有啥办法？我当过兵的，他又是军官，还是闯闯军队医院吧。”

吴有才摇头：“不照！看他那样子还有他讲的话都很古怪，像是有人在害他，可不能再朝军队里送。到底什么缘故，我也估不透，横竖他小本子写了些什么，恐怕也不能让大官们看到，我们也不敢请人抄了贴到新街口去。”

魏祥想了想：“有了！学生队长苏祝娟，常用我们的船渡难民。她说过，有事找她，她一定帮忙。她是洋学生，小本子该怎么处理，她也一定有办法。”

吴有才一拍大腿：“照！”

空袭又来了。共有4架敌机，闹腾一阵被守军高射炮击落1架，另3架向东逸去了。反空袭的炮声未尽，吴、魏二人已到南岸，忙抬上那位跳江青年，朝南京城里跑去。

二

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，人流四汇，兵民相杂，秩序乱得不能再乱了。从人们呼张唤李的对话声中可以听出，是京沪线上各城市逃出来的难民，还有很多人滞留在南京。

纷乱中，从一条小街里走出来一个少女。她衣着简朴，身材颇长而苗条，丰满的小圆脸，五官匀称而秀丽，眉宇间有一种倔强好胜的神态。她走得很快，好像有什么急事，走相倒像军人似的矫健有力。

这时“祝娟！”从后面追来一个男青年。此人穿得也不阔，中等个头刀条脸，高突的鼻梁加一片过长的上唇，这副模样就注定了他今生休想挤进美男子行列，除非他戴面具。他边跑边喊，“听我说，你是大家闺秀，不能这样任性，干什么事都要顾及自家门望啊！”

“滚回去！”那少女走得更快，“自己不爱国，还要拖人家后腿，守财奴！”

这高鼻子青年叫盛云清，是刚继承亡父遗产的大掌柜，南京人的说法，就是盛家小老板。那姑娘就是魏祥说的学生队长苏祝娟。她和盛云清是亲表兄妹，刚才她到盛家去募捐，小老板一毛不拔，还拦住不放她走，由此吵闹一场，现在又闹到大街上来了。

盛云清追上来，拦住她：“你一个姑娘家，到处乱跑，像什么样子？现在时局很不好，我马上送你回老家去。要晓得，你要是在南京出了事，我可担当不起呀！”

苏祝娟忿忿地说：“我的事用不着你担当什么，以后也不会再到尊府上去找钉子碰。至于你同舅母往日对我的照顾，我已经说过了九十九次谢，今天再说一次，凑个一百整数吧，再会！”说罢自顾走去。

“她怎么野成这样了？”盛云清站在街檐下苦恼着。他拦不住苏祝娟，又不肯就此罢休，急得瞪大两眼四处瞥扫，好像这一街乱人都会帮他忙似的。

他正烦躁着，从两侧各走来一个熟人，又全是爱说爱道的城里人。盛云清此刻不愿同两个穷邻人扯淡，便转身面壁而立，装作没看到他们。然而，那两个人倒搭上了话：

“哟！这不是李二老爹吗？你好，你好！”

“哦！道之先生，辛苦，辛苦！”

“老爹还没疏散下乡呀？”

“儿子同媳妇都回仪征老家去了，我同大孙子还没走，同菜农们在想法子毁菜地。”

“毁菜地？”

“就是用碱水泡地，叫它10年不长菜。鬼子要是占上南京，就休想有菜吃。”

“喏！这法子比古人的坚壁清野还厉害。”

“还不晓得灵不灵。”

“这种精神是好的。”

“你家夫人同公子可好？”

“唉！我刚从前线回来，不知她们疏散到哪里去了？两

国开战嘛，这种家庭离散的事也是难免的。”

“先生宽心些个，好人总会有人相助。”

两人谈上劲儿了，东拉西扯的还不知要说到什么时候。小老板背冲着人家，此时也不好转身打招呼，又走不脱，心里实在烦得很。

这位道之先生姓张，年30上下，个头儿偏高，着棉衣，戴礼帽，罩一领粗呢料大氅，是一副知识界那种随随便便的外表。他曾留学东洋，朋辈戏称为“日本通”。后来，他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他得了一场大病，康复后就在一家中学做日文老师。从那，他的性情就变得颇有些迂阔，常爱发些不合时宜的怪论。不过他为人倒也随和，交游广泛，同谁都谈得来。去年他应聘去桂林军校教日语，“八·一三”抗战期间，他又随桂系廖磊部第21集团军去沪参战。他回南京没几天，打听不到妻儿流往何方，心头烦闷，随便上街走走，遇上了这位李二老爹，两人就这么海阔天空的谈上了。

李二老爹已是花甲之年，但身高体健，不显老。他是园区菜农，在早也做过码头工人、船把式。这老头跑的码头多，三教九流的熟人也多，在下层社会是个颇有名望的穷老汉。道之先生虽然同老人挺熟，也不知对方大号叫什么，就晓得他浑名叫“李三碗”。据说某次他领菜农同警察打群架，一口气喝下去3碗酒，才落下这么个外号。至于喝的什么酒，用多大的碗，道之先生并未考究过。

闲谈一阵，李二老爹对唐生智的头衔又发了一通议论：“司令就是司令，长官就是长官，把四个字弄到一块，又别嘴又不好懂，啥意思吗？”

张道之解释说：“现在全国划了十个战区，战区首脑就

叫司令长官。在口语中得略去‘司令’二字，只叫某长官或某战区长官部。”

二老爹对此不以为然：“翻新官名派不上用场。三国时候周郎叫都督，长江守住了，如今唐蛮子叫司令长官，就能守住南京吗？”

近旁有一少尉冲李二老爹恶言恶语地说：“你这老头在胡说些什么？哎！”

李二老爹老腔老调的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还年轻，知道的事体太少了。纸糊的南京，铁打的六合，这可是古朝八代的老话。不信，你打听打听去！”

少尉嚷开了：“老家伙散布亡国言论，要照汉奸办，捆送警察局！”

又过来一个上尉在制止少尉：“干什么！我们有我们的事，你耳朵不能聋一点？”

李二老爹抬脚就走：“不要吓唬老百姓，南京人可不在乎这个。还警察呢，早就跑他妈妈的吊蛋精光了！”

盛云清以为张道之也该走了，岂料他又同那上尉叙谈起来，原来他们是在上海战地结识的朋友。上尉名叫郑斌，是第一军的一位连长，中等个子，白白的小团脸，讲话时含有高邮土音。两人互致问候之后，上尉就说：

“上海战场起初的主事人是张治中，不久换了冯玉祥，干得都不错。后首把老冯调到鲁北的第六战区，上海由委座自兼司令长官，顾祝同做副手，形势就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来个总崩溃。既然老冯干得好，为什么一定要调走他？”

张道之虽然是个马里马虎的脾气，到底也是个饱经世故的人，对于此类话题他只是哼哼哈哈应付说：“这个吗？你

还年轻，我是门外汉，只有最高^①本人才明白。”

郑斌上尉好像闷着一肚子话无处说，说起来就没个完，从话语中可以听出，他对大本营是不满的。守卫南京，他也信心不足，说是新兵太多，获胜希望渺茫。讲起司令长官唐生智，郑斌更没信心了，他说：“道之先生，中国军队派系庞杂，这你是晓得的。同系讲资望，隔系讲人望，冯大树在上海所以能压得住阵，因为他有人望。这回守南京，军是中央军，将是湖南将，唐某在中央系既无资望，又无人望，这仗怎么打？”

“那就尽人事而听天命吧。”张道之更含混地应付着。

两人漫无边际地谈，后来又是交换名片，互告联络地址，半小时过去了，话还没说完。盛云清实在耐不住了，便像只螃蟹似的面壁横行，想着尽快溜掉。恰巧迎面涌来一群乱兵，把他向后一推，差点撞在张道之身上。已经面睹面子，盛云清只好向张道之鞠一躬，随口问个好。张道之是个大而化之的人，他刚同郑斌握别转过身来，并未留意小老板是怎样出现于面前的，也就随便点点头：“哦！云清小老板，令堂好吗？”

“托福，托福。”

“你们还不往四川疏散呀？”

“走不得的，先生。搬一次家，如同遭一次天火，大拨撒一次，我就倾家了。先生晓得我，盛家可不是阔佬。”

“你也不穷。三班大店还有独院小楼住宅，不算金陵首

① 抗战时有些知识阶层人士爱叫蒋介石为“最高”，似无政治含义，而属于玩弄性质。

富，也是大亨类人家。”

“先生！”盛云清急了，“这兵荒马乱辰光，你怎么在大街上说我是富户？其实我家就剩个空架子。”

“你穷了？”张道之眯着眼，“明白了，你是想留下来做亡国顺民，故意哭穷的。”

“兴国亡国，老百姓管不着。日本人来了，还真要请先生多关照，你是日本通呀。”

“我要抗战，你也该关心国家大事，亡国顺民是做不得的。昨天，88师请我去作特聘翻译官，明天就得到职，说不定有日俘随时候审呢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中国兵少让人家捉去几个就万幸啰。”

张道之面有愠色：“这叫什么话？！”

盛云清倒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先生一向诸事随和，何必对我一句戏言这样顶真？”

张道之板起面孔：“两国交兵，战场上或胜或负，也是常事。然，国家之志不可灭，此类玩笑是开不得的。”

小老板急于脱身：“好了，先生，改日领教。”

张道之又随口问一句：“你有什么心事吧？”

盛云清抬脚要走，又停下了。他苦无拖住苏祝娟办法，对道之先生也无恶感，便简要诉说一通他的表妹不听话，怎样让他为难。说罢事情概况，又提出要求说：“我能不能亲自送她回老家，是关系到我盛家兴衰的大事。先生做过我的老师，可能给我出个好主意？”

张道之听得不明白，因问道：“你说了半天我不知你说了一些什么，她又为什么不听你的话呢？”

盛云清答说：“说远因是她这两年老爱参加学潮。她哥

苏祝周是老警官，她父亲做过满清大官，有不少门生在现在政府里做事，所以警宪两系对我这位小姐表妹简直头疼极了。我听祝周表哥讲过，学生闹事是不轨分子作祟，他们利用祝娟特殊身分和年轻无知，把她轰起来打头阵，可是祝娟自己就没有省悟到这一层。”

“那么，你向令表妹提起过这些没有？”

“唉！我提过一次，差点被她摔死。”

“她能摔死你？”

“那是8月份的事。上海打起来了，南京学生组织了一个800多人的义勇总队，到战地去服务。祝娟就是总队长，想来也是不轨分子的有意安排。我闻讯之后，就赶到下关车站去劝阻，她居然把我从火车上推下来。那辰光火车已经开动，我被抛在站台上，跌昏了半个钟头。”

“还有这样一场热闹事，哈哈！”

“以上说的是远因，近因就更叫人担忧了。”

“何以言之呢？”

“10多天前，她的义勇总队回来了，就剩下5个人还在活动。劝她回家她不听，还常同大兵们在一起鬼混，实在是损门风。”

道之先生不以为然：“她热心爱国，本是好事，怎么会有损门风？在上海，援战的女学生多着呢。”

盛云清拉长了他那张本来就很长的刀条脸，恨声地说：

“更烦人的事还在后头呢！她去了一趟东战场，不晓得怎么结识了首都的一个小傻瓜，回来以后就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他，好像，唉，真叫人说不下去。照她叙说的那傻瓜的相貌同浑名，我就知道是谁，可我不能告诉她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识你所谓的这个傻瓜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中山门里种菜的小无赖。”

“又是傻瓜，又是无赖，他有个名字没有？”

盛云清晃着长脑袋：“我还真的不晓得他的姓名呢，就晓得他浑名叫小怪。”

张道之两眼睁大，说不清是个什么表情：“小怪？这次上海撤退途中，我也遇到一个浑名叫小怪的军人。这一位小怪嘛，品貌出众，也颇有才干，听他的同伴说，他曾为国家立过大功，是个很有作为的人。假定你说的小怪和我遇到的小怪是同一个人，那么，啊，啊……”

盛云清张大着嘴巴：“那会怎样？”

张道之本想说“那样，令表妹可就落花有主了”。但话到嘴边又改成了：“那是个有骨气的青年，可惜我未来得及问他的姓名，就在敌机空袭时失散了。这次上海溃退，给他刺激太大，他大吼大闹，神经受伤，弄不好要出事的。”

“这倒奇了。上海退却是蒋委员长的命令，怎么会刺激到他小怪的神经？”

“你哪里知道当时的情景啊！几十万大军退却，指挥得杂乱无章，大队退过了昆山又叫返回去，刚返回又叫退。那个乱呐！被踩死的兵民人等，鬼才晓得有多少。”

“哦，哦！刚才先生说小怪要出事又是何意？”

“杀人和自杀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

“哟！”小老板又惊得张大着嘴巴，“不晓得他潜回南京来了没有？”

“他不来南京，同你无关。”张道之担忧地说，“他恨长官部指挥无能，从未提过你。杀大官，他办不到，那就